

人 伊 水 秋

李 光 文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本书由雷登先生等赞助出版，特此鸣谢！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奇特的老夫少妻婚恋故事。

滨海市艺术馆长、著名画家吕凡失偶后冲破重重障碍，决定另觅知音。他寻访40年前恋人、南大保卫处处长、现亦失偶的蒋耀玲女士，但她无意再婚，别时又依依难舍。适其时刚离异的表妹周渭仙来访，和吕凡交臂而过，一问才知是经友人介绍但仍未谋面的亲家吕凡，便紧追不舍。

吕凡回到滨海市，经友人王伯钦介绍，与华侨林场未婚青年黄素珍相爱。当黄给他当裸体模特作画时，岂料周追踪进来，醋意大发，要挟吕和她结婚，说她曾当过他裸体模特，从而使他作品获全国大奖。黄则揭穿他就是文革期间撕毁他获奖作品的造反派头目。吕愤然拒绝她而独钟于黄。周为了报复，与王商量设下圈套将黄介绍给台湾老兵、她的生父周传全，企图取而代之。

吕凡和周传全谁是胜利者？

黄素珍最后投入谁的怀抱？

蒋耀玲和周渭仙的命运如何？

小说情节曲折迷离，文笔清新明快，引人入胜；书中所揭示的社会问题，令人深思。

序

柯 原

李光文同志和我都是华北大学的学生，他南下后在一个山区的县里默默地从事着文化工作，并孜孜不倦地努力创作，发表不少作品。长篇小说《秋水伊人》是一部老夫少妻婚恋故事。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为什么选择年近古稀的老人为伴？这在一般人心目中，确是个难解之谜。

老人的心是部浩繁的历史，少女的心是个离奇的万千世界。

由于夫妻间存在着个体和性格上的差异，这就不可避免出现中途丧偶或离异的不幸事件。人是群体动物之一，人是耐不得孤独的，他要找异性为伴，愉快生活下去。但是，中年失偶再婚，问题够多了；老年失偶再婚，问题就更多更复杂。因此老年人的爱情问题，正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由于几千年封建道德文化的积淀，社会上仍普遍存在着无视老年人爱情生活的不良风气。再加上某些经济利害等原因，做子女的往往以各种理由阻挠父母再婚，或婚后多方加以歧视和破坏，不让他们虽然苍老但不甘沉沦的灵魂，重圆逝去的日夜追寻的团圆梦，从而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在新思想的冲击下，一些老人终于觉醒

了。他们已不再忍气吞声地承受缺乏人性的婚姻传统和性道德束缚而勇敢地起来抗争了。

老年人有爱的自由，有爱的权利。

人需要互相理解，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要用真诚和理解来填平。现在的年青人，将来也要加入老年人的行列，为什么现在不设身处地地多为失偶老人想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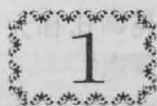
“五四”时期，广大青年强烈反抗封建的父母包办婚姻，伟大文豪鲁迅曾严肃发问：“如今我们怎样做父母？”现在许多失偶老人忍受不了孤独而迫切要求再婚时，作为下辈的年青人，也该扪心自问：“我们怎样做子女？”

本书作者以自己切身体会，研究社会上许多老人再婚成功或失败的坎坷历程，描绘几对爱恋故事，其中有少女的初恋，有青年旅游之恋，有台湾国民党老兵和大陆糟糠之妻苦恋等等。其中着重描写老画家吕凡和女青年黄素珍恋爱的曲折离奇，生动感人的经历，双方经过情感风暴的洗礼，虽然最后成功，但它包含多少辛酸泪水，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命运靠自己掌握。祝愿黄昏恋者的心灵深处，重新响起温柔而动听的音乐，重圆早已逝去的深沉而温馨的梦。

1993年7月24日于广州

柯原同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外散文诗研究会会长，广东散文诗学会名誉会长，世界华文诗人协会理事。



这是一个严寒冬夜。

南海之滨的滨海市被强寒流席卷着。

大街上阴暗的街灯，显得如此软弱无力，街道两旁的刺梧桐叶，早被严霜染得黄黄的，经不住北风的强制冲击，纷纷剥离树枝，飘落地上。树梢上尚有几片半已枯黄的残叶，在寒风中瑟缩发抖……

刺骨的寒风，咆吼着向每一条街巷的每一个角落刮来，无情地向一座古老的旧市场平房扑去，渗过窗缝、门缝、墙缝，刮得挂在古老床上半旧蚊帐的帐摆，掀起来，飘下去，掀了起来，又飘落下去……

蚊帐里躺着一位年届花甲的老人，他正裹在 14 斤重的大棉被里沉沉睡着了。这床红锦缎面大被单，是他爱妻梦兰从广州百货大厦购置的。几十年来，他俩曾在这温暖的被窝里做着年青时代一样温柔的梦，可是今天，他却孤枕独眠了。

现在他实在太累了，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难于承受几十年患难与共的爱妻突然病逝的痛苦。他就是在亡妻后心理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昏昏入睡的。在迷朦中，他梦见与糟糠之妻手挽竹篮，天蒙蒙亮赶到金刚坑松山捡松菌。听老一辈人说原来金刚坑，两边峰峦叠翠，河水潺潺，由于许多村民滥伐森林，水土流失严重，冲毁许多良田。村人不得不订了乡矩民约，封山育林，金刚坑才逐渐转青披绿。从此松树下生长许多松菌。

松菌味道鲜美，许多村民素有吃松菌的习惯，每逢初夏清晨，都有不少农民上山捡松菌做菜。

到了松山，天已大亮，吕凡和梦兰左右分头寻找。

“那边有一朵”。吕凡眼望前方，兴奋大喊，大步赶上，俯身拾来，向梦兰一扬：“大朵的。”

梦兰不声不响在近前摘下一朵，向吕凡晃晃，“比你大呢！”

前面三丈远处有一大堆松菌，吕凡和梦兰都看见了，一齐奔过去抢摘，好象比试谁摘得多似的。

“我比你多。”吕凡看看她那小竹篮。

“我不会比你少。”梦兰不认输。

跑遍一面山，又到另一面山。这里有崩坑，雨后润滑，吕凡要拉她同行，但梦兰说不用你拉，我有脚走路。谁料她话犹未了，便哎哟一声，连人带篮，扑通一声，掉进山坑里。

“梦兰！”吕凡吓得面如土色。

“爸爸！你喊什么？”陪他睡在窗边小床上的二女吕倩惊醒过来。

“你妈呢？”吕凡四处乱摸，不见梦兰在床，懵然地问。

“她……她昨夜走了。”吕倩哇的一声，伤心地哭了。

“天哪！”吕凡这才完全清醒过来，跳下床，打开房门，悲恸地大喊着“梦兰，你在哪里？”向茫茫黑夜冲去。

“爸爸！”吕倩大惊，马上披衣起床，匆匆穿鞋，冲出房追向街口，朦胧中不见父亲影子，忙大声呼喊“爸爸，爸爸……”

“倩妹！”忽然一个黑影停在她面前，“爸怎么啦？”这声音有点惶惑。

“杰哥？”吕倩吃惊地看着他。“你回来了？”

“唔！”吕杰应着。他是接到妈妈病危电报马上回来探望的。他惊视着她，又问一句：“爸爸怎么啦？”

“他出门去了！”

“去哪儿？”

“不知道！”

“那妈妈呢？”

“杰哥！”吕倩哇的一声伏在吕杰怀里痛哭，“昨晚九时十五分走了。”

“妈妈！”吕杰大叫一声，挥泪痛哭起来……

吕凡失踪的消息，惊动了他的大女儿吕英，女婿扬鹄和二女未婚夫陈明。他们一早来到家里集中商量妈妈后事，现在见爸爸不知去向，怎不叫做子女的焦虑万分呢！

“倩妹，爸爸真的来这儿吗？怎么我从这条路回来，又没发现？”吕杰有些怀疑。

“我也不敢肯定。”吕倩悲戚的圆脸上，有点内疚的茫然。

“是不是向河堤方向走？”大女儿吕英猜问，弯弯的眉头紧锁着。

“完全可能。”吕杰当机立断，“咱们分路寻找：扬鹄和吕英到河堤一带寻找；我和亚明、倩妹到医院去。”

“好！”扬鹄和吕英马上走出房，奔到河堤，上溯至老埠街，下达大桥头，寻遍所有墙角旮旯、河滩洞穴，都不见爸爸影子，便快步穿过小巷，转入医院，直奔内科大楼，向左扑进 101 特别病房，猛然看见年迈的爸爸，正伏在妈妈冰冷的尸体上痛哭：

“梦兰呀梦兰，我俩一道来这里，为什么你却丢下我一人先走啊！”

吕杰和吕倩站在床前悲戚地饮泣着……

梦兰的尸体终于在吕凡苍老的哀号声中，在孩子们的痛哭声中，转移到太平间尸台上。

吕凡终于敌不住昨夜寒风的袭击病倒了。他感到头昏脑胀，浑身酸痛。他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眼神直呆呆地凝视着挂在墙上他俩的合照，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似离开他的躯体，飘飘摇摇，乘风而去，云游四方……他似乎回复到遥远的少年时代。

有一年的夏天，邻村张妈忽然向妈妈说要给他提亲，当时年仅十岁的小学仍未毕业的他，偷偷听见她俩在悄悄交谈他的婚事，又高兴又害怕。

“姑娘六岁，很标致，两只眼睛水灵灵的。”

“啊，是吗！”妈妈也很高兴，“那就请你拿她的八字来合合年庚吧！”

当年腊月的一天，小学刚毕业的他终于和她结婚了。当时爸爸有点积蓄，也舍得花钱，结婚那天，是用花轿把她从山脊脊的三枫村抬回来的。拜堂时，他和新娘子站在红烛生辉的洞房中间，满房闹客们指指新郎新娘说些俏皮话，说什么新郎新娘个子一样高，相貌一样靓，算命先生说他俩铜对铜，铁对铁，对到毛白牙齿缺……

按客家风俗一切如仪后，闹客慢慢散去。红烛仍在高烧，烛光照在她红朴朴的脸上，当时叫吕扬的他挪挪身子靠近了她，看看她。她也看看他。他笑了，她也笑了。他问她：

“妹妹，你叫什么名？”

“吴梦兰，你呢？”

“吕扬！”

“你上学吗？”

“上学，你几年级？”

“我没钱读书，在家看牛，你不嫌我吗？”

“不！将来我教你读书写字。”

“真的？”

“真的。”新婚之夜永远铭刻在他俩幼小的心灵中，是那样纯真，那样童稚，那样温馨，那样令人陶醉！

可是现在，梦兰走了，远远地离开他独自奔赴西天，而他却孤独地留在与她相处多年的古老平房里，再也看不见她的笑靥，再也听不到她絮叨，再也闻不到她身上发出来的幽香！

孤独，对一个年已花甲的老人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吕凡的确病了，病得如此深沉，病得魂儿出窍，飘飘忽忽，似乎又回到永远值得回忆的青年时代。那时候，读完小学的他，就读于离家15华里的龙蟠中学初中。当时读书，是自己带米带菜去学校的。米每月由妈妈担来，菜尽是一些萝卜、咸菜之类，星期天做好用炖盅盛着带去吃一星期。不够菜就在圩场买些萝卜等凑和凑和了。

自从梦兰到来后，妈妈便带着她挑米送到中学来，同房的同学笑问道：

“小吕，她是谁？”

“妹妹！”吕扬脸上热辣辣的，不敢直说，他怕别人说他小小年纪就娶老婆。

“啧啧！”同学们看见她脸潮地一红，又笑他道：“我看是你的小媳妇吧！哈哈！”

“不不！”吕扬把她挑来的米倾在铁皮箱里，尽快支她出去。

花开花落，吕扬和梦兰不觉已到互相吸引的青春时代。吕扬终于在黄昏时分回来了。梦兰早早烧好热水，赶快盛满一木桶提到冲凉房，含羞地看看他，还不敢叫哥哥，只是指指冲凉房，说，

“快冲凉吧！热水呢！”

吕扬喜悦地瞟瞟她，心里甜蜜蜜的。

那晚，吕扬和梦兰终于同衾共枕地初试云雨情。

“扬哥，”梦兰拉过他的手放在胸前，“我心跳得厉害，你没感到吗？”梦兰另有心思。这心思，使得她心头隐隐作痛有好几年了。

“啊！你的心跳得厉害，为什么？”

“我怕！”梦兰搂着他脖子。

“怕什么？”吕扬把她紧紧搂在怀里。

“我没读过书，怕你将来嫌我没文化，抛弃我！”梦兰面带忧伤，担心地望望他。

“以前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不会抛弃你的。”

“真的？”梦兰伸过尾指：“说话算数！”

“当然！”吕扬也伸出尾指和她久久勾着。

从此之后，吕扬和梦兰如胶似漆，情深似海。他脱下的脏衣服，她当晚就洗好晾着。第二天中午干了，她又借来熨斗把衫裤熨得有棱有角，让他穿着挺威气的，她心里也感到高兴。

龙中初中毕业后，吕扬考上一中高中，下学期又转学到宁中高中。第二年春，正在宁中读高二的吕扬，忽然接到妈妈病逝的消息。他马上回到妈妈身边痛哭一场。梦兰见他如此伤心，也不觉泪涌如泉，是妈妈和风细雨的教诲，使她懂得如何料理家务，如何服侍丈夫。现在家庭重担，已无情地落在年仅

十六岁的梦兰身上了，怎不叫她伤心悲泣啊。

家公疼惜梦兰，还年轻呀，还得有个家婆再带她一个时期。第二年，她便有了后娘。她和后娘相处得很好，农忙时，一块到田里做工；农闲时，一块在家里纺纱织布。梦兰的手艺好，她织的三丈白土布，每次上城卖都是上等价。家婆手捏着白花花的银元，高兴死了。

有一天，家婆和她一块挑米给吕扬，到了宁中，同房的同学见她土里土气，便笑问吕扬：

“那年青的妇女是你什么人？”

他不再羞涩了，坦然说：“我爱人！”

“读过大学吧！？”同学讥笑他，“呀！哈哈！”

“她虽没进过学校大门，但我爱她！”

“恐怕将来就不要她了啊！”同学们议论纷纷。

吕扬不再理他们了，只顾自己好好学习，将来获得好成绩，毕业后能找到工作，有碗清闲饭吃，才不负她对他的殷切期望。

功夫不负好心人，吕扬每学期成绩，均列班上前茅。全校学艺比赛，英语、数学、语文和演讲比赛，均能获奖，并荣获全校总冠军。吕扬一下子成为宁中拔尖人物，成为许多女生注目的对象。颁奖那天，当校长向他颁发一连五张彩印奖状时，多少女同学，怀着羡慕心情，注视着年青英俊，成绩惊人的吕扬，心中暗暗涌起爱的春潮，希望有一天和他成为终生伴侣。

最难忘的是他高中毕业时在家里做毕业酒请相好饮酒的情景。吕扬每念及此，心头就隐隐作痛，引以为憾。

原来吕扬同班同学蒋励蓝，也在被请之列。他村有一女中学生蒋慧君，有个姑姑是吕扬的叔婶，便邀约慧君一同前往，

说：

“慧君，跟我一块去吕扬家吃毕业酒吧！”

慧君多次听他说过吕扬为人，才华出众，文学修养好，有意瞻仰他的风采，再加上可顺便见到姑姑，便欣然一同前往。

席间，同学们又像在学校时那样有说有笑，海阔天高了。蒋励蓝爱开玩笑，提议吕扬叫嫂子出来见见面，其他同学马上附议。吕扬也不推却，便到灶间悄悄对正在烧火的梦兰说道：

“兰，同学叫你去见见面，去吧，给同学们斟斟酒哩！”

“我没文化，是个粗人，不好吧！”她心里害怕。

“咦！这有什么，将来你也会有文化的，快，大胆点！”吕扬鼓励她：“去吧！”

后母也劝她道：“你还说将来要和吕扬一块到大城市见大世面，现在连他同学也不敢见见，这还行吗？快去，做菜我一个人包了！”

梦兰觉得有理，便到卧房对镜稍事梳理，解下围裙，抻抻士林蓝衣裙和折了褶的领子，这才跟着吕扬，不好意思地走进厅里，一一为同学们斟酒。

同学们见她质朴无华，风韵天成；又见她落落大方，一举一动，恰到好处，无不暗暗称赞他得了个贤内助。

梦兰斟给蒋励蓝一杯酒后，便到慧君身边准备给她斟酒。慧君一手掩着酒杯，抱歉地笑看梦兰一眼，说：

“嫂子，我不会喝酒！”

“领点情吧！”梦兰也笑看着她，她很靥。

“慧君，你就领领主妇的一点情吧！”励蓝笑道。

“好！”慧君大方地放开了手，让梦兰给她斟个满杯。

“嫂子，你也坐坐陪大家喝杯酒！”慧君拉她坐在身边，亲

自给她斟了满杯，然后举杯说：

“同学们，为嫂子和吕大哥的真挚爱情，干杯！”

“干杯！”同学们纷纷和梦兰、吕扬碰杯，然后一仰脖，咕咕一饮而尽。

晚饭后，月光如水，清风习习，吕扬和慧君等人到村前河堤散步。吕扬早就听励蓝说过慧君爱好文学，尤爱写诗，便特地赶上她和她并肩同行。

“慧君，听励蓝说，你很喜爱文学是不是？”

“谈不上。”慧君的风眼笑看着他，谦虚地说。

吕扬觉得她的眼睛有股灵气，太可爱了，有意考考她说：“请问‘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是什么？’”

“《家》、《春》、《秋》。”

“爱情三部曲呢？”

“《雾》、《雨》、《电》。”

“都看过吗？”

“稍稍浏览一下，但不深刻。”

“苏联名著《静静的顿河》看过吗？”

“也翻过一下。”

吕扬暗吃一惊，又问：“作者是谁？”

“肖洛霍夫。”慧君对答如流地回答他的挑战，并反问他：“《被开垦的处女地》你看过吗？”

“看过。”吕扬回答：“但还没看完。”

“作者是谁？”

“也是肖洛霍夫。”

“《少年漂泊者》你看过吗？”

吕扬摇摇头。他感到她的文学知识比自己博大得多，她是

值得敬佩的现代女性！

“明天到励蓝家作客时，我带你到我家看看，好不？”

“它讲什么内容？”

“讲一个有志青年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

“好，好！”

吕扬和慧君越谈越投机，彼此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心里想，将来有机会，我也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

晚上，吕扬对着温柔的梦兰悄声问道：

“兰，你觉得慧君怎么样？”

“人挺好，有文化。”梦兰酸楚地说。她预感到有什么不幸，便紧盯着他双眼，不安地问：

“怎么啦，扬哥？”

“啊，没有什么。”吕扬怕伤了她稚嫩的心，扭过脸去。

“好哥哥，你一定有什么心事了！”梦兰用手摇摇他肩膀：“你是不是中意她了？”

“不，现在还谈不上爱！”

“将来呢？”梦兰颤着声音，惶感地看着他。

“将来……”吕扬半开玩笑地看看她：“将来娶她做妾氏，你有意见吗？”

梦兰脑子里嗡的一声，自己没文化，配不上他。她迟早料到有这么一天。她自卑地想，一个没文化的农妇，怎配得上他高材生呢！他的文化程度越高，她和他的距离就将越拉越大，彼此赖以维系爱情的纽带，就越来越脆弱。现在，他已看中了他文化相当的慧君了，怎不叫她内心如焚呢！但是，她一转念：社会上男人三妻四妾的比比皆是，她是无权，也无力阻拦他俩相爱的。于是，她含泪说道：

“只要你俩互相情愿，你就娶她吧！但我请求你千万不要抛弃我，扬哥，好吗！”

“好妻子！”吕扬搂紧着她，心里一阵酸楚。他突然觉得他不该萌生这非分念头，以致伤了她那颗深情而稚嫩的心。他深深感到内疚！

第二天，吕扬和慧君一齐到励蓝家作客。他是在他回龙屋外丛林中的牛棚楼上接待他俩的。他回老屋做饭时，留下吕扬和慧君俩围坐在一张桌前，共论诗文，好不投机。

颇为自负的慧君拿出一首新作念给他听。吕扬觉得诗意清新，便要她给他看看。她不肯，他硬要看。她坐床上，当他伸手去抢时，她弯下腰仰卧在床上，一双灼人的凤眼，含情地笑着看着他，一边晃着诗稿，一边笑着说：‘不要看，不要看！’

吕扬惊喜地收到她眼神中传来春的信息，内心热血一下沸腾起来，便借着抢诗稿之机把身子弯下去，热烫的嘴巴，吻在她殷红的樱桃嘴上。

他俩深深地相爱了。他俩立下永结同心的誓言！临别时，她送给他一本《少年漂泊者》，鼓励他也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

有一天，将要北上北平读书的吕扬特地来到慧君家里告别。这时慧君也准备到游击区去，彼此依依难舍。在河堤竹丛中，慧君特送他一首诗说：“留作纪念吧！”

吕扬点点头，展开华笺一看，不觉激动万分。他情不自禁地吟哦起来：

魂牵梦绕情难却，
朝等郎君到夕阳。
喜颦相思三两粒，

泪看红豆几千行。

天南地北关山远，

藕断丝连情意长。

何日洞房花烛夜？

万山红遍始成双！

“好诗，有抱负，有理想！”吕扬抱住她：“但愿我俩爱情，地久天长！”

1949年吕扬参军南下广州后，调到南方大学教务处工作。他多方打听慧君消息，听说慧君在一次反包围中，英勇地献出她年青的生命。他痛哭，他哀号！

1950年老家土改试点时，在吕扬的鼓励下，不甘落后的梦兰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中去，累立功勋。土改结束后，吕扬想法把她调到南方大学供销社任售货员。从此吕扬和梦兰，又恩恩爱爱地生活在革命摇篮里。梦兰积极参加职工校文化学习。吕扬手把手教她写字，耐心地辅导她认字做算术，写作文。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努力，她终于达到小学文化水平。1953年，吕扬调到茂名土改，土改完成后，又调到滨春县宣传队工作，这时梦兰也从广东公安学校调到他身边。不料1958年反右运动时，吕扬一篇独幕话剧《通报》，被划为极右分子，监督劳动近16年之久。脱帽改正后的吕扬更名为吕凡，调任为县文化馆长。建市后为市艺术馆长。

吕凡在监督改造期间，又先后生下二个女儿，连反右前生下的男儿吕杰，共三个子女，再加上外母来看护孩儿，一家五口，生活艰苦。这时，吕扬每月只有14元生活费，家里生活就只靠梦兰每月32元工资维持了。那时候物品奇缺，物价暴涨，她的工资还不够买米糊口，每餐只好吃粥，到菜市捡些残次菜

做菜就是了。由于营养严重不足，再加上她在农药门市部坚持工作，本来身体就不很健康的她，终因有害化学物质的袭击，染上癌症而不幸归西。

“梦兰，梦兰！”迷朦中，吕凡似乎看见爱妻深情地走到他身边。

“不，爸爸！我是吕倩，你发高烧，医生给你打针来了。”

“不，你是梦兰！”吕凡抓住她的手，怔愣地望她一眼，又无力地拉耷下来，嘴里不断地喃着：“梦兰……”

“爸爸！”吕英和吕杰等孩子们，无不暗暗流泪，悲痛万分。

“梦兰！”吕凡继续喃喃着……

2 吕凡经打针服药后，不再梦呓说胡话了。他平静地躺在老式旧床上，呼呼睡去，睡得很沉似的，但他的梦魂，却越过万水千山，去寻觅刚刚仙逝的爱妻之魂。梦兰似乎就在他的前面，但他总也追不上她。

“梦兰，梦兰，你回来！”吕凡哭着大喊。

“哥哥！”吕凡在广州的弟弟吕桂和在湖南的小妹吕云一道赶来，含泪安慰他一番：“您要节哀啊。”

弟妹的到来，更加使他分外伤感。小弟吕桂，是梦兰当时一手带大他的。小妹吕云未嫁时，常和梦兰一块割草插田。她们姑弟之间，情感很深。现在她已逝世，怎不教他有如万箭穿心，悲痛欲裂呢！